

SHEHUIREN

社会人

荒原人

家族和传统主宰着荒原上
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几个
年轻貌美的女孩的到来，
使传统习惯和家族伦理受
到挑战。◆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会人

——荒原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人/闫成,跃燕,土夫,敦煌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387-1600-9

I.社… II.①闫… ②跃… ③土… ④敦…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084210 号

社会人

作 者:闫成 跃燕 土夫 敦煌

责任编辑:邓淑杰

责任校对:邓淑杰

装帧设计:李 栋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690 千字

印 张:34.5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600-9/I·1533

定 价:55.80 元(全三册)

责任编辑：邓淑杰

李棟設計



荒原人

HUANGYUANREN

第一章

● 许光铎如痴如醉地爱上同族兄弟许光年的未婚妻张琪。

● 她站起来，那丰满、匀称的身段在短衣裤的包装下更性感。

● 许光年回来了！

秀阳河，像一条散断的银链子，镶在这片久旱不雨的沙土地上。

河畔的许家堡村，居住着许、田、姚、韩四大姓氏的农民，其中，许姓人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中共许家堡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是许姓中人，名叫许大海。他的大儿子许光勇现在乡公安派出所第一警务区任警长；次子许光利是县地税局组织科长；三子许光铎在村里担任治安联防队队长。

前不久，许光铎如痴如醉地爱上了同族兄弟许光年的未婚妻张琪。

这位二十四岁的联防队长，继承了他父亲的高岸、魁伟、健壮、精力充沛的遗传因素，也和他父亲一样生了一张国字形的

脸，脸上透着山村农民的质朴、单纯和憨厚，也流露出职业性的骄横；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高直鼻梁直通前额，相面的称之为“通官鼻梁”，说生这种鼻子的人不仅美观，而且必是做官的料；方正的嘴里长一口整洁的牙齿。他喜欢穿一套警用迷彩服，喜欢模仿电影、电视中塑造出来的警察的那种深沉和刚毅，但是无意中总是流露出山村农民的粗鲁和懦弱，为此，常常弄出让许家堡人引为笑料的事。

按照以往的做法，许光铎在日落天黑之后，开那辆因他个人荣立一等功及集体荣立一等功获县公安局奖励给许家堡村治安联防队的旧面包车，前往坐落在村东北处的盛达公司大门前等候张琪出来，然后，激动而又小心翼翼地送张琪到住宿的姨母姚小宁家。

车灯划破浊暗的夜空。

许光铎驾驶着面包车在铺垫着山皮土的村路上行驶。

透过风挡玻璃，看见浸泡在灿烂灯火中的乳白色建筑群，他的心情愈加激动，也更紧张，把握方向盘的手也禁不住颤抖起来。

面包车停在盛达食品工业（集团）公司大门外。

许光铎思绪重重，不由得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从腰间取下摩托罗拉 328 型手机，揭盖看视屏，时间是八点二十五分。

因为他个人立一等功，乡公安派出所奖励给他这部联通 130 卡的手机。每天卡在腰间，经常炫耀似的呼叫几次，引来诸多羡慕的目光，尤其是靓丽的女孩子的目光，这使他心满意足，甚至

是得意洋洋。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在较发达地区，连劳务市场疏通下水道和旧物市场收废品的人都配置了这种东西。

写字楼窗口的灯光熄灭了。

张琪和她的同事加同乡的女友张明明、梁艳、钱雨欣走出写字楼。

梁艳挽张琪的手臂：“别回去啦！在宿舍住吧！”

靓而辣的张明明拽开梁艳：“你傻呀！怎么看不出个数来呢！人家，有专车接送。”

虽然她们熟的什么话都敢往外扔，彼此也不多心，但张琪对这句话却有介意，她认真地斥责张明明：

“你别乱说话，以前，俺哪天不回我老姨家去住！”

张明明拉梁艳和钱雨欣：“俺们别在这儿碍眼啦！”

张琪知道张明明是影射她和许光铎有暧昧关系，不由得生了真气，好在她性情平和，不会发雷霆万钧之怒。

她从花池上抠土块抛打张明明。

张明明躲闪，嬉笑：“喂！脚踩两只船那丫头片子，太平洋以东洋面有三米以上的大浪区，小心翻船淹个好歹儿的。”

梁艳和钱雨欣都笑出了声。

张琪无可奈何：“张明明，你等明天俺逮住你的，俺……俺非捶扁乎你不可。”

“你打不过俺，还是派一名联防队员来吧！”

梁艳接道：“队员算老几？不够级！”

张明明喊：“对，还是派个队长来吧！”

张琪追打张明明、梁艳。

张明明、梁艳跑了，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和往常一样，张琪走出大门，许光铎就迎上来。

“张琪，坐车走吧！”

张琪感激地笑了笑：“总给你添麻烦，真不好意思！”

许光铎亲手打开右侧前门：“一个屯儿住着，客气啥！”

关键的时刻，就又把早酝酿好的标准文明用语给忘了，整出一句正宗许家堡土话。

“谢谢！”

“一个屯儿住着，客气啥！”

慌乱、紧张之中又复述了这句话。

许光铎心里惭愧，脸上发烧。都市女孩最讨厌农村土话，除非是从赵本山、黄宏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否则，这带着苞米碴子粥、地瓜干味的话是没得听。

张琪并没介意。她与人交往，注重的不是外在的表现，而是内在的素质，所以，凡是和她熟悉的人都绝少有自卑感和拘束感，普遍认为这个人很随和、很温柔，对人的言谈举止，衣着容貌无所挑剔，其实，她挑剔的恰是最关键的——素质。

许光铎轻轻扣好右前车门，绕过来，开左侧门，麻利地轻身上车。

在张琪面前，他尽量表现出一个编外警察的敏捷和干练。任何人对于行动敏捷、干练的人都持好感，张琪也不例外。

她侧过身来主动和许光铎说话：“你天天晚上值班？”

许光铎心里激动，他就觉得张琪话外有音：“啊！是呀！你……你也天天晚上加班儿？”

张琪如实说：“不一定，有时候没什么事，和几位同事在一起说说笑话，寻开心罢了。”

“是男同事还是女同事？”许光铎脱口而出。

“都有！”

许光铎的心里凉了，那滋味就像三九天喝了一瓶冰镇汽水。

“给你……给你多少加班儿费？”

虽然许光铎问的愚蠢，但张琪却没表现出反感，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她那笑的确很好看，人长的也的确漂亮。天生的自然妩媚和庄重、温柔都结合在她的身上，加上细腻的肌肤、均称丰满的性感身材，水晶球似的大眼睛和飘逸的披肩长发，内在的高雅的气质，更使她光彩照人，夺人心魄。

在许光年的眼里，她是一个优秀的女人。

在许光铎的心目中，她是一位女神，至高无尚的女神。

终于来到姚小宁家门前。

“进屋坐一会儿吧！”张琪诚挚邀请。

重要关头，许光铎总是羞答答的：“就……就不进去啦！”继而又是一副公而忘私的样子，“还有任务呢！”接着又表露了心迹：“你……你明天还加班儿？”

显得语无伦次，杂乱无章。

“看情况呗！”张琪说。

“我……我明天晚上还值班儿。”

张琪终于听出了弦外音，她笑了笑，下了车。

车门砰地扣上了。

许光铎的心怦地跳了一下。

张琪没看他，进了大门。

许光铎的心像哥伦比亚航天飞机那样在坠毁中与大气层磨擦而燃烧着。

张琪在大门里转过身来，笑了笑，摆摆手，然后才轻轻地关上大门。

许光铎被这甜美的笑容感动了，是的，有微笑就有爱情。

他勇敢地跳下车，可是，就在他双脚落地的时刻，哗啦一声，里面划上了门闩，咔哒一声，里面挂上了大锁。

许光铎呆住了，心，第二次坠毁，这一次像和平号空间站那样，一下子掉进冰冷的南太平洋底。

张琪的鞋跟踏着院内水泥板甬道发出的清亮的咔咔声向里移去，房门响过之后，周围恢复了先前的宁静。

许光铎蒙了。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对我没有爱？那为什么笑的那么亲切？如果对我没有情意，为什么轻轻地合上大门，而不是重重地扣上大门？

他就是不想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常识。

一束手电光照在面包车和许光铎身上。

许光铎迎着手电光：“谁？”

联防队员田复江、方群走过来。

田复江，身材干瘦，脸颊干瘦，鼻子干瘦，手脚干瘦，是个被村人称为“猴儿”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长了一双似乎用刀片切割出来的小眼睛，头脑灵活，心计多，能说会道。他总是把自己当成诸葛孔明，自诩为许光铎的“军师”、“参谋总长”，而许

家堡人都说他是许光铎的“尾巴”。

方群，二十八岁，外貌凶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给人一种阴森森、冷冰冰的感觉。他在许家堡村家喻户晓，在大于乡老少皆知，在秀阳县被县、乡两级警察列为重点危险人物。

他母亲是当年省城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父亲是县供销社设在许家堡（当时叫红卫大队）供销商店的经理兼营业员，正宗的城镇户口、商品粮的国营工人。于是，他们就结婚了，就生下了这个刚会说话就指着欺负他的小伙伴说“等我长大了，非杀了你们不可”的方群。1981年，他母亲甩掉他和他父亲返回省城，从此音信皆无。不久，他父亲承包了供销商店，又不久，供销商店转化为纯私营的小卖店。接着，他父亲因病去世，方群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依靠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照顾，依靠他父亲遗留的这份财产，他艰难地活到二十四岁，却又因为与在许家堡村菜市场摆台球案的韩小秃斗气，持双筒猎枪欲伤害韩小秃，被许光铎、田复江果敢制止，被判刑四年。三天前刑满释放回许家堡，被许光铎收拢到联防队。

许光铎申斥道：“瞎照啥？”

田复江朝田柱家大门挤挤眼：“发展到啥程度了？”

许光铎叹口气：“还跟以前一样呗！”

田复江用手指拍一下薄唇：“这个没有？”

许光铎摇头：“你懂啥？真正的爱情不在于这个！”

“你拉倒吧！张琪跟许光年都睡过觉了，跟你连这个都没有，那叫啥爱情？”

许光铎不允许田复江用轻慢的词语污辱他心目中的女神：

“你瞎喇喇啥?”

田复江自讨没趣，撇撇嘴，不再言语。

机会又一次垂青于许光铎。

这天，许光铎驾车载着方群、田复江在村里转，恰好遇上张琪的姨夫田柱到卖店买东西。

“大姨夫！干啥去啦？”许光铎拉开车窗玻璃，看清田柱拎的筐里装着花生米、猪头肉、两瓶啤酒：“咋的？还没吃呢？”

身矮、貌丑、皮黑，头发乱，性情愚鲁、衣着不洁的田柱受宠若惊：“啊！是……是老三啊！你吃了没有呢？”

“没呢！先转一圈，完了再吃饭。”

“都到我门口儿啦！就进去喝一口呗！”

许光铎想在田柱面前摆一副公正廉洁的面孔：“不行啊！咱们有纪律。再说，任务也重，昨儿派出所下的通知，说有两个抢劫出租车的犯罪嫌疑人窜到咱这疙瘩来啦！”

田复江笑出了声，低声对方群：“真能编笆！”

方群只淡淡一笑。

许光铎继续表演：“我们得加强巡逻，确保一方平安，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啊！”

最后一句是乡公安派出所门厅内的横幅上的标语，背的如行云流水。

田复江咧咧嘴：“老三这嗑儿比我硬！”

田柱信服：“对！对！那……那也不差吃口饭的工夫啊！”

许光铎还想表演。

田复江伸手捅了他一下：“机会来了，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

个店儿啦!”

许光铎想知道张琪在没在家:“大姨夫, 都谁在家呢?”

“你大姨, 小琪子, 小生子上晚班儿, 还没回来呢!”

小生子是田柱和姚小宁的独生子, 大名叫田复生, 今年 28 岁, 在盛达公司生产部制造科任代班长, 品貌和其父田柱一样。虽然家庭条件宽裕, 但因自身条件太差, 一直没有一个女孩子肯亲近他, 所以也没成家。他一直是异想天开地惦着在他家借宿 2 年之久的表妹张琪。

许光铎心不在吃饭上, 所以不由得涨红了脸:“既然大姨夫诚心让, 我要不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啦! 就违犯一次纪律, 陪大姨夫喝一杯。大姨夫! 上车吧!”

“就这么几步, 你开车头里走, 我走几步吧!”

“上车吧!”

田复江欠身推开右后车门。

田柱只好上了车。受到如此礼遇和厚待, 他感到他在许家堡的身价一下子提高了。

田复江请示:“我们下班儿吧!”

许光铎批准:“中!”

田柱说:“他们俩也没吃吧! 进屋儿一堆吃呗!”

“他们俩还有任务。”许光铎解释。

田复江、方群下车。

面包车往前一蹿就到了田柱家大门前。

张琪在压力井旁挑拣从后菜园挖的野山菜。

天热, 她穿着无袖黑色纱袄和真皮短裤, 裸露出来的手臂、

大腿让许光铎的心加剧狂跳。

“是三哥来了！”她不知道许光铎多大岁数，这么称呼，迫使许光铎不得不自重。

她站起来。那丰满、匀称的身段在短衣裤的包裹下更性感，还有纱袄里若隐若现的胸罩，使许光铎热血沸腾。

许光铎担心张琪讨厌他贪婪的眼睛，所以不得不把目光移到张琪的脸上：“半道上碰着大姨夫啦！非……非拽我来吃饭。”

“你俩谁大？”田柱问。

“俺属蛇的！”张琪不得不如实说。

“是我大。”许光铎果然庄重起来：“我属龙的。”

想到张琪比自己还小一岁，许光铎不由得更恨许光年，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又穷又老的许光年占有，这简直是老天爷对张琪的不公平；这简直是老天爷为许光年助纣为虐。

他心里狠狠骂许光年：“老东西！不要脸！”

田柱、张琪把许光铎让到东间屋。

雪白的墙壁上仍然挂着一个旧式的镜框，里面布贴着老式黑白照片。

凡初到人家做客，都习惯看人家的影集、相框，意在熟悉这户人家的成员、亲友。许光铎也不例外。

许光铎指着一张半躺半坐在婴儿椅上的美丽女娃子问张琪：“这是谁？”

“你看呢？”

“是你！”

“怎么看出来的？”

“凭感觉呗！”

“是俺一周岁时照的。”张琪笑了，“上面有字呢！张琪，周岁留念！”

许光铎涨红了脸：“我……我真就没注意有字。真的！我不白话！”

张琪笑了笑，指着旁边的一张没有字迹的婴儿照：“你看这是谁？”

“小生子呗！从眼睛就能看出来。”

“是他一百天照的。”

“小时候还挺好看，虎头虎脑，长大了就完了。”

张琪笑出了声：“当他面儿可别这么说，他能气死的。”

“我不说。”

田柱招呼他们去吃饭，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中止了他们在室内的单独相处。许光铎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

许光铎抢先挑门帘，请张琪先走。

张琪对他的殷勤并无反感，并报之一笑。

这一笑，许光铎像三伏酷暑吞吃了一个西瓜那样凉凉的，清爽的，饱饱的。

他想：张琪对他是有心的。

他知道女孩子讨厌男人饮酒、吸烟，所以，吃饭的时候，他坚持不喝酒，慌说不会喝酒。其实，如果张琪愿意，他完全有毅力终身禁酒。

他说：“我爹年轻的时候也好喝，后来硬让我妈给扳过来啦！我随我爹。”

张琪对他的表现未置可否。

姚小宁不赞同：“抽烟、喝酒也是正常的消费，要是家庭条件允许，抽烟、喝酒也不算啥毛病。”

实际上，这个美貌、贤淑的村妇和许光铎的父亲许大海在青年时代曾是一对情侣，如果不是因为变故，他们应该是美满、和睦的夫妻。姚小宁这么说，也是对许大海的妻子田丽如此管束和许大海如此服从的不满和醋意。

田柱愚鲁，却明白。

张琪是女人，当然也明白。

许光铎不明白。他像请示领导批文似的问张琪：“你说我大姨说的对不对？”

张琪点点头。她从来没限制过许光年喝酒、吸烟。

许光铎惟命是从：“那我就喝点儿。”

田柱拿杯倒酒。

许光铎拦住：“我不喝啤酒，你看田瞎子，喝啤酒喝的，腆个肚子，多难看。”

“那……有白的。”田柱提醒姚小宁。

张琪起身取来一瓶秀阳白干酒。

许光铎激动：“中，我喝！田瞎子不总说嘛！酒是爹、烟是娘，喝死也比枪毙强！”

众人笑了起来。

什么叫会喝？什么叫不会喝？喝酒，可不是敢往嘴里倒、敢往肚子里咽就叫会喝。逼到眼前，谁都有这个勇气和胆量。所谓会喝，就是捏着酒杯，一口一口的抿，让酒精在胃里有时间消